

談

C · 漢安一如

這樣，不是一個人有兩個心嗎？不，真心與妄心，它們的特質，性別，作用雖然剛剛相反，但妄心是依真心而幻現的，所以我們的心仍然是個心，不過，由於我們迷悟的懸殊，所以有兩種不同的作用表現吧了，這如心地觀經說：「善男子，心如幻法，由偏計生種種心想受苦樂故；心如水流，念念生滅，於前後世不暫住故；心如大風，一剎那間歷方所故；心如燈焰，衆緣和合而得生故；心如電光，須臾之頃，久住故；心如虛空，遊五欲相不暫住，心如畫師，能畫世間種色故；心如僕僕，爲諸煩惱所策役故。」該此，我們知道妄心的確是無體的，徒有一種幻妄的心理作用吧了，對的，虛妄的分別心，是從清淨的，無分別的真心而幻生的，所以離開了真心固然找不到妄心的體性，同樣，離開了妄心又何嘗另有真心可得呢？入楞伽經說：「如海遇風緣，一起種種波浪，現在作用轉，無有間斷時，藏識海，亦然，境等風所擊，恒起諸識浪，現在作用轉。」即是說海水因風而有波，波水的名稱雖殊，但波的體性即水的體性，水的體性也就是波的體性，離水之外固然無波，離波之外又何嘗有水？所以波之與水根本就是一個分不開的東西，真心與妄心也是這樣，我們的自性海中，本來是風平浪靜，湛然寂照的，可是無情的無明風來了，致使我們在妄想紛飛的作祟中，而作業，而流轉，而受苦，雖然，但妄念不離真心，真心不離妄念，所謂：即真即妄，即妄即真，真妄不二，其體唯一。」故經云：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」我們爲苦惱的衆生，固然是唯心，諸佛爲無上聖人也是唯心，我們受無邊苦惱的煎熬，是唯心。

諸佛受無量福樂也是唯心，心可以給自己創造堅牢無比的牢獄，也可以給自己佈置計劃美麗莊嚴的幸福樂園。福無門，唯心自招，我們悟得此心——埋藏在人心中的真理的種子，而用慧水來灌溉，以仁愛的肥料培植，以慈悲的風來吹拂，以六度的工具來耕耘，這樣，自然可以使我們真有機會認識埋藏在人心中的真理種子——真心，而永遠被環境所鑄成的假我——虛妄意心——妄本具純潔靈活，明朗，超乎時間與空間的覺性，取消一切輪迴的痛苦與煩惱的糾纏。假如我們沒有機會認識埋藏在人心中的真理種子——真心，而永遠被環境所鑄成的假我——虛妄意心——妄心欺騙的話那末，你將永遠要受到生死的縛束，物質的驅役，和苦惱的熬煎了！所以楞嚴經方如來，異口同音告訴阿難：「善哉阿難，汝欲識知俱生無明，使汝輪轉，生死結根，唯汝六根，更無他物，汝復欲知無上菩提，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，亦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」華嚴經說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無法而不造。如心佛亦爾，如佛衆生然，心佛及衆生，此三無差別。諸佛悉了知，一切從心轉，若能如是解，是人見真佛。」又說：「若人欲求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當如是觀，心造諸如來，」因果經：「一切造善惡，皆從心想生，是故真出家，皆明心爲本。」這是佛教的唯心論，也是佛教的平等觀。佛教之所以成爲平等的，慈悲的，博愛的，以及充滿民主，自由，和諧的氣氛的超等宗教，因素就是維繫在因果的唯心論的原則上。

與分析，雖然各有出入，大有「你在你的一隅，我在我的一角」的現象，但概括而論，大致都推崇心爲萬物的原理。例如孟子的盡心篇說：「萬物皆備于我矣」。這不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心具萬法麼？還有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語錄說：「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，滿心而發，充塞宇宙，無非是理。」又三十五語錄：「此理充塞宇宙，所謂道外無事，事外無道。舍此而別商量，別有趨向，別有規模，別有形迹，別有行業，別有事功，則與道不相干，則是異端，則是利欲，爲之陷溺爲之舊窠，說即是邪說，見即是邪見。」又說：「孟子云：盡其心者知其性，知其性則知天矣。」心只是一個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載，是理會此。」這樣看來，陸象山的「宇宙即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」的哲理，不是極其吻合佛教「真常唯心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」的理論嗎？繼承陸象山的哲學思想的楊簡，在他的慈湖遺書，其絕四記中說：「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，不假外求，不由外得，自本自根，自神自明。微生意焉，故蔽之；有必焉，故蔽之；有固焉，故蔽之；有我焉，故蔽之，昏蔽之端，盡由於此。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：毋如此，毋如此。……何謂意？微起焉皆謂之意，微止焉皆謂之意，意之爲狀，不可勝窮。有利有害，有是有非，有進有退……若此之類，雖窮日之力，窮年之力，縱說橫說，廣說備說，不可得而盡。然則心與意奚辨？是二者未始不一，蔽者自不一。一則爲心，二則爲意，直則爲心，支則爲意，通則爲心，阻則爲意。直心直用，不識不知；變化云爲，豈支蔓離，惑通無窮，匪思匪爲。孟子明心，孔子毋意，意毋則此心明矣……何謂必？必亦意之必。必如此，必不如彼；必如彼，必果，無乃不可；斷之必之，自離自失。何謂固？固亦意之固，固守而不通，其道必窮；固守而

不化，其道亦下。孔子嘗曰：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又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吾無知也。」可不可以。而況于固乎？尚無所知，而況于固乎？何謂我？我亦意之我。意生故我立，意不生我亦不立。自幼而乳曰我乳，長而食曰我食，衣曰我衣，行曰我行，坐我坐，讀書我讀書，仕宦我仕宦，名聲我名聲，行藝我行藝。牢堅如鐵，不亦如塊，不亦如氣，不亦如虛。不知方意念未作時，洞焉寂焉，無留不立，何者爲我？」這與佛教的「心生滅門」所說由心而意，而識，而萬物，由顯而顯，由幽而明，由細而粗……有何差別呢？同時他在《易經》中曾說：「易者，已也，非有他也，以易爲書，不以易爲已，不可也。以易爲天地之變化，不以易爲己之變化，不可也。天地，我之天地；變化，我之變化；非他物也。……夫所以爲我者，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；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，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，天者，吾性中之象；地者，吾性之形。故曰：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皆我之所爲也。」混融無內外，貫通無異殊，觀一畫，其旨昭之矣。……能識惻隱之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，則何思何慮之妙，人人之所自有也；純誠洞白之質，人人之所自有也；廣大無疆之體，人人之所自有也；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，造次顛沛之間，而人不自省也。」循吾本心以往，則能飛能潛，能疑能惕。……仕上速久，一合其宜；周旋曲折，各當其可。非勤勞而爲之也。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。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非吾心外物也。」這與佛教華嚴經所說：「善哉，善哉，大地衆生，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皆因妄想執着，而不證得。」以及楞嚴經說：「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，由諸衆生，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。」不是詞殊而意同麼？

還有明儒王陽明在《傳經闡那篇》文中說：「六經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是故易也者，志吾心之陰陽消長者也；書也者，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；詩也者，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；禮也者，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；樂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春秋也者，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。」又在答顧東橋書中說：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則無物理矣；遺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」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，求理於吾心，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。」又說：「心雖主乎一身，而實管乎天下之理；理雖散萬事，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……。」又在傳習錄中說：「人心是天淵，無所不該。原是一個天，只爲私慾障礙，則天之本體失了。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，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。」這與佛教所說的迷真逐妄，與返妄歸真的理論又有甚麼差別呢？

我們讀了以上諸儒的言論，便知道一般唯心論者，大都以心爲宇宙人生的主體了，同時其中也有許多與佛教吻合的。不過，佛教因果的唯心論，是由佛陀自己親證真正自作主宰的真心，而公佈于社會人群，而一般學者的唯心論，却是由個人的主觀力和理解，對於宇宙萬物研究和推測的結論，由於他們主觀各有所不同，所以彼此的結論也是參差各異的。由於他們純用意識的理解力來推求，而非啓發內在的智慧去體證，所以只能知其梗概，而不知其精微，知其表而不知其裡，知其顯而不知其秘，知其總而不知其別，前者譬如自己親自吃菓子，對於菓子的滋味，是甜是酸，或苦或澀，或苦澀中帶有酸甜，或甜酸中帶有苦澀，甜到甚麼程度，苦到甚麼程度，自己心中了然自知，而後者却等如沒有吃過菓子的人，他根本不能領會菓子的本身的滋味是怎樣，不過只能從傳聞或推測想象中，了解到菓子是甜是酸吧了！究竟甜到怎樣程度？酸到怎樣程度？他是冥然罔覺的。到在彼此相較之下，不但顯得佛教的因素的唯心論是那麼徹底和充實，同時更顯佛陀所說：「凡屬衆生，都具有一個超乎時間，空間與物質的心靈——真如，此如來藏妙真如性，爲宇宙萬物所共依的實性，聖凡生佛所同具的真體，爲諸法繁興的緣起，爲衆生生死輪迴的中心。所以此真心實爲宇宙人生的大無盡藏。宇宙萬物無所不從此而誕生，宇宙萬物無不歸納于此無盡藏，所謂：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」因為此無盡藏中儲藏着許多多過去生活中每一觀念的生滅，每一情欲的動靜，每一行事的成敗所留下心靈的內在的積累習氣一業種子。當這些業種子，受到內在的無明風自然的吹拂，和外在的境界之刺激誘惑，並及衆緣的和合時，此真心便向外流蕩而幻生宇宙，人生和萬物，於是不自覺地對于外物，發生戀執，發生要求，進而思以圖取之以達自己的目的，遂爲萬物之縛束，遂爲萬物之窒息，爲萬物之淵沒，甚至爲物所役，而被物質條件的影響，受生活環境的限制，智慧從此而閉塞，心靈從此而沉淪，永遠墮落在生死輪轉的陷阱中旋流不息，給自己製造成無邊的煩惱與苦難。雖然，但埋藏在私欲臭穢的叢叢中，潛伏在虛妄意識底深處的智慧種子——至精至微，至大至剛，至靈至妙的真心，始終是靈明不昧，超然獨立的，既不受任何東西的羈絆，更不爲物慾的利害而搖動，它，是永恒不變，始終一如的。假如我們接受了佛陀的啓示以後，進而在日常生活中，努力回頭反省，積極控制情慾的衝動，而向內求發掘內在的智慧種子，灌溉與培植內在的智慧種子，使它萌芽，開花，結果，這樣內不爲個人習氣的俘虜，外不逐物而俯仰浮沉，那麼我們當下便是一位覺悟的佛陀了，所以，古德說：即心是佛，這樣理論，是多麼的平等而正確啊！

四・心之分類

關於心的種類，在大日經住心品中，大日如來將瑜伽行者的心相分爲六十種之多，其餘經論所說，則多寡各有不同，然概括而言，不出以下幾種：

1 肉團心：梵云「紅利陀耶」(Hridaya)譯名肉團心即生理學所謂心臟。居于人體的正中，爲行血的總機構，人體上所有的主要血管都與之相通。其形上大下小，尖端稍偏于右，很像含苞的蓮花，它的本質純是筋肉的混合，在佛教說是地水火風四大混合而成的，其量大如拳頭，而分爲四區——左心耳，右心耳，左心室，右心室，每區各

有數小瓣。心耳是在心臟的上部份，右面的與肺的靜脈相通，名爲左心耳，在右的與大靜脈相通，名右心耳。亦可說爲左上房，右上房。心室是在右邊與肺動脈相接的名右心室，四溫的外面包着一層滑澤的心囊，這心囊是用來保護心臟的，以防我們在於劇烈運動或搏鬥時，不致與體內其他部分摩擦而損傷。總之，這個肉團心是有形相，有質碍的，爲我們意識所依止的器官，但他所居的位置是不容易見到的，故在楞嚴經名之爲幽室見，而名義集卷六中亦說：「紇利陀耶，此云肉團心，即意根所託也，故云意如幽室見。」

2 緣心：緣是攀緣，慮是思慮，即吾人五官機能，攀緣於外境時所發生的知覺，明辨、分析，或思維的心理作用。如眼緣于色，耳緣于聲，鼻緣于香，舌緣于味，身緣于觸，意緣于法，末那緣于第八相分，以及第八識見分緣于相分，總之，凡能攀緣於外境而能發生分別的心理作用的皆名緣心，不過在八個識心中，前六識緣境的動作最爲顯著，所以「緣慮心」雖通八識，但普通大多是指前六識而言。

3 思量心：梵名末那，(Mano)譯名意，此是第七識專有的名詞，因爲它的特性——特別具有心理現象，就是思慮，量度第八識的見分以爲實我，而起我見，我慢、我痴、我愛的煩惱。所謂：「恒審思量我相隨。」第六識雖然有思量，審度的作用，但有時會間斷的，所以缺乏了「恒」的意義，第八識雖然是永恒相續不斷的，可是却缺乏了深明計度的審義，前者審而非恒，後者恒而非審，唯有七識一方面又恒，一方面又審，永恒地堅執第八識見分爲我，於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私——私我，從此而誕生了，基於第七末那的私我觀念，因而影響到第六意識的活動，甚麼都以我爲出發點了，所以唯識述記明三能變中說「二謂思量識，即第七識，思謂思慮，量謂量度，思量第八識度爲我故，又恒審思量，餘識無故，餘之二識，不名思量。」由此可知思量心是專指第七末那識而說了！

4 集起心：梵言質多(Citta)又名質多耶，譯爲心，唯識論云：「雜染清淨，諸法種子之所集起，故名爲心……彼此即是，此第八識。」所

以集起心，是第八阿賴耶識專有的名詞。因爲第八識能够積集一切善、惡、染、淨、漏、無漏一切業種子——過去生活中一切善惡的行爲所存記於心靈之內的習氣的凝聚。由於此心能廣容一切習氣的凝聚——業種子，故無形中成了儲蓄宇宙萬有的原素的無盡藏。同時還有一種特效的功能，一方面保持這些業種子使其不失不壞，另一方面使種子在本體上有創造、生長、和發展的可能性，直到因緣條件都具足了，便會各自產生各自的同類果實來。然由於我們過去種種式式不同的生活留下各種不同習氣的凝聚——業種子，所以變現的果實也有千差萬別的殊異。但這裡有着一個撲頗不減的定律，就是善的種子必定產生美善的後果，惡的種子當然是產生醜惡的果實。比如豆的原料只能供給人類製造食品，絕對不能供給人們作爲衣具；相反，衣料也可以製造衣服和其他的用途，決不能供給人類作爲食品。但有時同是一種豆的原料，却可以製成豆腐、豆浆、甜竹、腐竹、麪豉、鼓油……再由豆腐而製造油豆腐、豆腐干、腐乳……等，同是一種衣料，但有竹沙啦、夾布啦、綢緞啦、絲化啦、繭質啦、絨呢啦……再由各種布料而縫成各款各式的中西服裝。同樣，同是善的種子，但與某種因緣條件和合，便可以爲聖爲賢，超越三界，獲得生命寧靜的快樂，而與某種因緣的關係，只能引生人間幻變的，短暫的快樂，充其量亦不過獲得天上微妙的欲樂吧了！同是一種惡的潛勢力，但有時會感到地獄的苦楚，有時却招引傍生的惡報或人間的災難。所以我們的阿賴耶識中，所含藏着的習氣種子，雖然僅有善惡兩種的區別，但當它們與各種因緣條件和合的時候，便會變現宇宙萬象的幻影來，宇宙的一切法，若染、若淨、若善、若惡、若精神、若物質、若有形無形、有情無情，沒有一法不是從此集起心虛幻而誕生的，故宗鏡錄卷四中說：「質多耶，此云集起心，唯第八識

積聚種子，生起現行。」這生起現行，就是說明集起心幻變萬物的現象。

5 堅實心：顧名思義，自然知道堅實心就是不生不滅，不失不壞的清淨真心了，對的，此堅實心是精神界的最高的心靈，是人類原始本真的覺性，也就是阿賴耶識中那一份清淨無垢，不變不異的圓成實性，亦名白淨識。我們最初依此堅固、潔白、精凝、光輝、明朗的覺性而幻生無明的不覺，於是覺與不覺和合而成爲阿賴耶識，故有集起心。再因七識思量第八識中不覺的一種概念——見分爲我，奠定私我的基礎，故有思量心，由於思量心私我倔強之主觀力的影響，所以意識是由是分別人我，是非、好惡、美醜，而劃下人的界限，給人與人之間建築的深廣的鴻溝，不但緣心從此誕生，肉團心也從此誕生，乃至宇宙一切的一切現象都在我們意識的虛妄、想象、推測、構造。

所以，心的種類雖然有五種的差別，但歸納起來，不出乎前面所說的真心與妄心，真心是宇宙萬有的原理——創造宇宙萬物的總機構，妄心是眞心中虛妄的影子，可以說是眞如自性中的一種錯覺；有了錯覺，便不期然而然地幻現許多莫須有複雜現象，以及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煩惱與痛苦！

五・改導人心的方法

對的！現實社會所以罪惡多於善行，現實人生所以痛苦多於快樂，患難多於幸福，都是導源於我們原始一念的錯覺，因爲有了虛妄的錯覺，甚麼自私心、佔有心、貪汚心、奸詐心、好勝心、支配心、併吞心、冷酷心、殘忍心、凌蔑心、苛求心、陷害心、誘諉心、詔曲心、嫉妬心、無慚心、無愧心、瞋恨心、憍心、慢心、痴心，乃一切幸災樂禍、矯揉造作的心理病態都從此而誕生了，而健康的最高心靈，也被這些心理病態摧殘了，窒息了，假如我們希望改良社會，搶救群生的話，那非首先改造人心，洗刷人心，糾正人心，治療人類心理種種不正常的病態，以無畏而

堅毅的勇氣來披開重重罪惡之幕，剪破虛偽之網，把人類沉淪已久的靈性從深淵中拯救出來不爲功。然而，怎樣才可以糾正人心拯救靈性呢？這在唯識論、起信論，以及一切經典，都有詳細的說明和啓示，但其中最簡便易舉，事半功倍的方法，莫過于勸導一切衆生共同放棄幻妄的錯覺，而奮發正覺的，向上的，昇華的菩提心了！

然而，甚麼是菩提心呢？梵語菩提，(Bodhi)譯名覺，即是覺悟的意思，菩提心，就是發起追求正覺之心，大智度論四十一卷說：「菩薩初發心，緣無上道，我當作佛，是名菩提心。」但我們知道，光是立下決心，追求無上覺道，希望自已成爲一位畢竟覺悟的大智慧者，而不策動于行爲，那不過只是一個美麗而崇高的理想吧了，所以，當我們立下決心追求菩提道之後，就應該進而改善自己，改善他人，甚而利益自己，利益他人，所以菩提心是包括覺悟心、慚愧心、慈悲心、平等心的，可以說，菩提心就是覺悟、慚愧、慈悲、平等良善心理的綜合！

1 覺悟心：覺則不迷，悟則不惑，不迷惑，就是覺悟的人生。可是我們寄跡在這廣闊無限的宇宙間，面對着對千差萬別的事物，複雜無比的現象，誰不感到神秘莫測？誰不感到迷惘與困惑呢？但有些白痴們却甘願讓自己永遠墮在困惑的迷網中，糊塗塗的生，糊塗塗的死，甚至躺在迷網的搖籃裡，發着五慾享樂的美夢，或在物質誘惑之下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億億萬萬人的痛苦上，自誤誤人，自害害人，這種生活是多麼的荒唐，無恥，而又沒有意義啊？意志超群的佛陀，是不甘庸俗的，所以他面對着這神奇莫測，複雜無比的現實，而勇敢地追求事物的真理，探研宇宙的底蘊，結果，給他智慧的寶劍披開了宇宙的迷網與黑幕，覺知了宇宙的原理，領悟了人生的真理，所以佛陀是一位澈底覺悟的無上正徧知者。假如我們也不甘于庸俗而愛好真理的話，那就應該虔誠地接受佛陀的啓示，運用我們內在的智慧去觀察宇宙的生因，探討萬有的起源，以尋求其最高的原理，這樣，越是苦心鑽研，則

越與真理接近，直到我們剝去最後一層的虛偽之幕——無明障礙，而發現宇宙最高原理時，便覺悟到諸法的真實相就是人類本具的覺性，我們本具的覺性，也就是宇宙萬有的本體，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」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所謂：「迷時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這才是覺悟，是真正無上的覺悟，當我們未覺悟以前，而對於這種覺悟的境界，油然嚮往，發生一種強烈的祈求心理，這就是覺悟心。亦即佛教所謂是非之心，儒家鼓勵人們以是非之心來分析事物的真相，何者爲善，何者爲惡，善則爲是，惡則爲非，認清楚是和非之後，繼而就是而去非，止于至善，所謂至知格物。我們知道，凡有心者，莫不有知，天下萬物，莫不有理，我們所以不能盡知萬物的原理，就是來能致知格物。故所以應該致吾人之良知於宇宙的一切事物，觀其所以不明辨而窮其理，這樣，物之理即吾人之良知，吾人之良知即宇宙萬有的原理，物我一體，心物交融，這就是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的境界。所以儒教的「是非心」與佛教的「覺悟心」極其相類的，所不同者是一爲究竟，一不究竟吧了！當我們這「覺悟心」或「是非心」發生作用時，自然會在崎嶇離奇，危險曲折的人生旅途上，給自己找出一條平坦的大道，使自己認清今後應跑的途徑，同時更能不斷地給自己敲擊着發人深省的警鐘，那末，即使自己仍未能立即抵覺城，而亦不會再轉入歧途的，而其他種種自私的，貪污的，損人利己的種種心理病態，也不會發生了！

2 平等心：一般人迷惑于現實一切事物的差別現象，不能覺悟理性的平等，所以對於貴富貧賤智愚不肖而產生階級的分別和岐視，於是許多不同心理病態也因之而誕生了！比方說，我們見到富貴的，智慧的，或具有權威勢力的人，便產生羨妒心，畏懼心，繼之而來的是貶曲心啦，或譏諷心，陷害心啦，而對於貧賤的，愚蠢的，或

卑劣的人，便不自覺地興起一種輕慢心，鄙賤心，或奴役、壓迫等心……以形成社會的畸形以及階級的不平，而孕育戰爭的動機，但我們在佛陀啓示之下，既然覺悟了法性平等的真理，所謂：「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無自他的形相」。那有衆生，有諸佛，有富貴，有貧賤種種的差別呢？我們又何必要誦富欺貧，敬智賤愚，或畏懼權貴而欺侮卑賤呢？還有，一切衆生，莫不有心，凡有心者，皆當作佛，諸佛是已成之佛，衆生是未成之佛，那末，我們對於未來一切諸佛——衆生，不是也應該一律平等看待，敬之以禮，待之以義嗎？五燈會元說：「天平等，故常覆，地平等，故常載，日月平等，故四時常明，涅槃平等，故聖凡不二，人心平等，故高低無爭。」我們之所以無刻不在勾心鬥角，鑄成無邊的戰爭的禍亂，都是導源于人心的不平等，假如我們在覺悟平等的真理以後，依平等理而起平等心，那自然可以消滅以上由不平等觀念所產生的種種心理病態，人與人之間也自然獲得平等的待遇和諧相處了。（下期待續）

農曆新年到了！

您準備要給您的親戚朋友送禮嗎？本刊讀者服務部特地爲您開好了一張禮品單，請您挑選，本刊替您直接寄到令親友的府上，郵費分文不取。

一、佛學問答類編 每本十元

二、釋迦牟尼佛傳 每本三十元

三、菩提樹合訂本 每本二十四元

四、慈航法師全集（已出版者共四冊）

每本十元

以上五種八本合請者，特價一百元，並奉贈本刊宣傳小冊一本，多請多贈，但以農曆正月十五日爲止。

菩提樹讀者服務部啓
函購劃撥帳號：九〇二四